

# 远离罪恶

徐广顺 刘巍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远离罪恶

徐广顺 刘 巍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离罪恶/徐广顺,刘巍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8

ISBN 7-206-03649-X

I. 远… II. ①徐…②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2493 号

## 远离罪恶

---

|      |         |      |       |
|------|---------|------|-------|
| 著 者  | 徐广顺 刘 巍 | 封面设计 | 李唐工作室 |
| 责任编辑 | 吴兰萍     | 责任校对 | 王 萍   |

---

|       |                                                   |
|-------|---------------------------------------------------|
| 出 版 者 |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br>(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
| 发 行 者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
| 制 版   |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
| 印 刷 者 | 长春科技印刷厂                                           |

---

|      |                          |     |            |
|------|--------------------------|-----|------------|
| 开 本  | 880×1230 1/32            | 印 张 | 15         |
| 版 次  |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     |            |
| 印 次  |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
| 字 数  | 360 千字                   | 印 数 | 1—10 000 册 |
| 标准书号 | ISBN 7-206-03649-X/I·222 |     |            |
| 定 价  | 22.00 元                  |     |            |

---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 引子

又是一个阴沉沉的雨夜。

狂风夹杂着暴雨从大街的另一侧横扫过来，就像披头散发的恶妇将心头的怨恨倾盆而泻，暴躁得毫无道理。几张被风撕下来的广告纸在风雨中忽上忽下地奔跑，街上空寂无人，只有那昏黄的街灯有气无力地眨动着，在暴风雨中显得麻木而孤立。风刮着远处的电线，发出嘶嘶啦啦的声音，仿佛走了调的大提琴，又仿佛人临死前的呻吟。

临街的一幢楼房里还闪着微弱的灯光，那是一盏绿色的眠灯，像一只渴睡的半睁半闭的野狼的眼睛。垂地的丝绸窗帘被风用力地撩起，开着的窗扇发出不安稳的吱吱声。伴着令人心悸的呓语，二楼一间卧室的门被人轻轻打开，一个人闪身进来，门又被轻轻关上。那人一步一步，缓慢而坚定地向床边走去。床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他脸上的肉吝啬得炸不出一丝油腥，整个身体会让人不禁想到骷髅。在这样的夜晚，阴沉的风雨，暴怒的雷电，这张脸更让人感到死亡的逼近。

风一阵紧过一阵，门再一次被缓缓推开。

床上的那个瘦男人在昏睡中似乎预感到某种危险的到来，突然用力地睁开双眼，声音恐怖而沙哑：“不……不……”没等这声音完全发出，一只枕头就捂到了他的脸上，瘦男人在床上拼命地挣扎……他的腿爆发出惊人的巨大能量，但终于还是

在一阵剧烈的蹬踹之后一动不动了。

“啊！”的一声惊叫，梦醒了，肖萧将被角捏得紧紧地，惊魂未定地睁开眼睛。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刚才做了一个噩梦。她长舒了一口气，不安地向紧闭的房门望去。

突然，一道闪电划过，紧接着又是一阵雷响，挂在墙上的头戴博士帽的照片被震到地上，肖萧的心头又是一紧。

## 第一章

肖萧站在淋浴喷头下，任凭温热的水珠冲淋着自己。她轻轻地摇摇头，叹了口气，不知为什么，她从小就喜欢叹气，对她来说，这习惯就像呼吸一样挥之不去。妈妈活着的时候不喜欢她这种不该有的忧郁，但每次她叹气，妈妈就也会跟着叹气，哪怕是在阳光明媚幸福地照着她们的时候。

浴室右侧的墙上镶嵌着一面顶到天花板上大镜子。肖萧最近常常害怕照镜子，尽管每个人都说她长得美媚绝伦，可她越来越觉得镜中人不是自己了，那个女人眼底有着深不可测的秘密。镜中映出肖萧象牙般白得透亮的肌肤，这是来自妈妈的遗传。她清晰地记得见过她身体的男人是怎样地被这眩目的白色晃得不能自己，说不清是骄傲还是激动，总之，这记忆留了下来。肖萧的身材是按照极其严格的黄金分割法则安排得无可挑剔的，只是有福享用这身体的男人并不多。她眼睛周围的黑眼圈在提醒她昨夜的噩梦，肖萧并不幸福。

温热的水流冲洗掉肖萧身上的泡沫，她的后背上渐渐出现了一长串用红色的数字和英文字符组成的梅花形文身，这一长串奇怪的数字和字符在她那白亮的肌肤上显得格外刺眼。肖萧不由地侧过身，神态肃穆地望着镜子中的文身。这样的举动在妈妈去世后她不知做过多少回了。

肖萧光着上身趴在床上，妈妈手持银针蘸着血红色的染料

在她的后背上刺着文身，仔细而端庄。妈妈永远都是端庄的，过往的惊涛骇浪给妈妈留下的惟一财富就是面对所有变故的泰然淡然。肖萧痛得发抖，流着泪强忍着……她们已经刺了几个小时了，这段时间中，叹气是母女俩最好的交流与安慰。

等这一切都结束后，方洁——肖萧的妈妈——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张光盘对已经穿好衣服的肖萧说：“你父亲生前的全部研究成果都被我输到这张光盘里了，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惟一的也是最宝贵的遗产。我知道许多人都对这张光盘感兴趣，可你父亲不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别人盗用，所以我把这张光盘的密码刺在了你的背上。记住，保护好这张光盘，这是一笔难以用数字估量的财富，是你父亲留给你的。”

肖萧走过来，跪到母亲的膝旁，拿过那张光盘。

方洁又长叹一口气，“我不可能陪伴你一辈子，人总会死的……”

“妈……”肖萧眼里再一次盈满泪水。

方洁将目光移开：“离开我将来还有很长的路要你自己去走，当然，人是注定要相互扶持才能度过的，曾先生会继续照顾你，听妈的话，你们结婚吧……年龄不是问题。”肖萧默默地点点头。

方洁欣慰地笑了。从小到大，肖萧似乎只为妈妈欣慰的笑容活着，跟妈妈在一起让她永远知道什么才是相依为命。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这笑容在妈妈的脸上凝固了，妈妈死的时候依然欣慰端庄，但是肖萧却失去了继续活着的理由。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感觉只有一转瞬，那笑容便在曾水往的脸上出现了，她常常恍惚地把曾叔叔当成妈妈。是的，这个年龄长她一倍的男人，这个从她小时候起就疼她、爱她，看着她长大，送她读书的“曾叔叔”——妈妈的“曾先生”——现在成了她的“先生”，他们结婚了。曾水往一如既往地疼她，爱她，也许正

是因为这个男人，这个陪着她和妈妈走过许多艰苦岁月的男人，这么多年来她才没去注意别的男人，她不敢去爱，她默默地等着嫁给他。妈妈的安排是对的，肖萧始终这样认为，妈妈所有的安排都是对的。只有这样，妈妈才能没有遗憾地离去：对他，她是最好的报答；对她，他是最好的归宿。但是，曾水往毕竟曾经是“叔叔”，他不行，他满足不了她，心底的欲望和本能的良知就像白天的太阳和夜里的月亮，永远是擦肩而过却无法相提并论。

她是女儿，她更应该是女人，他的女人。

肖萧心里一阵难过，流下泪来……

站在淋浴喷头下的肖萧非常清楚文在自己背上的那串数字与字符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不可能陪伴你一辈子……”

洗浴后的肖萧坐在梳妆台前细心地修饰着面容，她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因没睡好觉而显出的一脸疲倦。

肖萧化妆的同时，在曾宅的书房里，她的丈夫和“儿子”也在“化妆”。曾一飞的眼睛已经失明了，但这并不影响他做任何事，深沉的茶色镜反倒成了他的天然屏障，竭力替他掩饰着镜片后面的视力乃至任何不想让人知道的心理活动。此刻，这个年轻人坐在电脑前，手指飞快地敲打着键盘，电脑语言提示器不断报出他所需的数据。

在斜对面的大写字台前坐着一位年近六旬、气质不凡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曾水往，肖萧的丈夫。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半是怜惜半是疑惑。一飞近来越发沉默了，似乎除了工作跟他就无话可说，有时很明显地是在躲自己，为什么呢？以前和儿子的融洽哪去了呢？娶了肖萧，变化肯定是有的，但是，难道肖萧真的是横在他们父子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吗？还是有

什么别的难言之隐？曾水往想不下去了，或者说他不愿意去想了，他怕思绪一发而不可收，又会勾起许多乱七八糟的心思。他看了看表，站起来向年轻人道：“一飞，我们该吃早饭了。”

一飞一边熟练地敲打着键盘一边轻轻说：“我这就完。”

曾水往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埋头工作的儿子，向书房外走去。

肖萧仍在楼上精心修饰着自己的面容。楼下传来曾水往的声音：“萧萧，吃饭了。”肖萧整理着化妆盒连忙应道：“我就来。”

饰过妆的肖萧显得更加光彩照人，她衣着高雅却不奢华，淡紫色的套裙和瀑布般泻下的长发显出她雍容的高贵气质。同色的眼影衬着如泉水般纯净的眼睛，那里面蕴含着柔和的光亮，微凹的嘴角边隐约挂着一丝略带苦涩的笑意。由于昨天夜里没有休息好，她的眼睛稍微有些浮肿，但这毫不影响她天生的丽质。

肖萧走进餐厅，丈夫曾水往和他的儿子曾一飞已经坐在餐桌前，尽管曾一飞比肖萧还长4岁，但因为毕竟他是曾水往的儿子，所以他同肖萧之间保持着极为微妙的关系。好在曾一飞处事既灵活又稳重，因此，肖萧对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稍有不适，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她很感激曾一飞能处处体谅她这个比他还小4岁的继母的难处。

戴着茶色镜的曾一飞感觉继母走进了餐厅，朝房门处微微点了下头，这是他们每天都要温习的“晨礼”。

肖萧客气地向曾水往父子点点头，微笑道：“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

“没关系，我们也刚进来。”曾水往与曾一飞毫不介意。

肖萧走到曾水往的身边，轻轻地在丈夫的脸上吻了一下，然后坐到了他的身边，这也是一个固定的程序。一切照旧，新

的一天开始了。

佣人将早餐端上来，曾水往看了妻子一眼，说：“你昨晚又没睡好？”

“不……只是有点失眠，老毛病了。”肖萧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吃过早饭你打算做什么？”

肖萧一怔，“去画廊，画展明天就要开展的，我想去照应一下。你有事吗？”

曾水往点点头，“去画廊之前我想同你谈件小事……我在卧室等你。”

肖萧和曾水往相处的时间不短，凭感觉，丈夫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同自己谈，否则他不会约自己去卧室的。

“什么事？”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早饭后，肖萧来到丈夫的卧室时看见曾水往拿着一个旧信封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她走过去坐在丈夫的身边，“水往……”曾水往拿过她的一只手，叹了一口气，像是下了决心似的，把信放到她手里，“我已经决定乘下午的飞机去澳门，也许几天后才能回来。有件事……我想我是该告诉你了。”

肖萧看着丈夫放到自己手中的信，问道：“这是什么？”

曾水往的神情感伤肃穆，“一封信，一封我已经替你整整保存了8年的信。”

“8年？”肖萧突然意识到这封信的来历，“谁写的？”

“你的母亲，方洁。这是她病逝的前三天交给我的，她要我替你保存下来。”

“为什么现在才给我？”

“这也是你母亲的意愿。她要我在你学业有成，并同我结

婚后才把这封信交给你。”

已经8年了，每次提到母亲，肖萧的心里仍然会腾起一种怅然若失之感。“你看过这封信吗？”

曾水往诚实地点点头，“方洁同意的。”

肖萧缓缓地打开信封，她的两只手随着心脏的收缩不停地抖着，如果她不是紧闭双唇，她的心脏也许会被一点一点抖出来的，手中的信险些握不住了。肖萧不明白8年前病逝的母亲会给自己留下怎样的一封信？而这封信为什么要保存这么长时间才交给自己看？展开信纸，一见到母亲熟悉的字迹，肖萧的眼睛就模糊了，“萧萧，我亲爱的女儿，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早已久别于人世。我知道，此时此刻你应该学业有成，并且也已经与曾先生成婚。有些事情，只能现在才让你知道……”

曾水往静静地望着妻子，妻子流泪的样子让他心疼，他始终欣赏甚至有时会刻意去追求肖萧在婚后越来越难得一见的笑靥，妻子的快乐是他固执的钟爱。但他非常清楚，那信中所提及的事情将使肖萧震惊异常。这个打击就算是残酷的，肖萧也必须承受，好在他会陪着妻子一起去承受。

房间里很静，一飞在隔壁书房里流利地敲打键盘的声音不停地传来。

肖萧的伤感继续着，“萧萧，我不能再继续隐瞒你的身世了，你已经到了需要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的年龄了。萧萧，我要对你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的生母在大陆，她就是你从未见过面的姨妈，我的孪生妹妹方敏……”

肖萧愕然，“不……”她手中的信纸失落到地上。

曾水往一边帮妻子拾起散落到地上的信纸一边说：“肖萧，冷静点儿，你应该先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这怎么可能？”肖萧抬起头问丈夫。

“这是事实，你接着看下去吧。”

肖萧看着妈妈留给自己的那封信，强压着剧烈的心跳，她又惊又悲，泪水不断地往外涌。

“当年，你父亲肖振华病故的时候，你还不满两个月，那时候你母亲，也就是我妹妹方敏的情况很糟，无论在身体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她都无力抚养你。为了生计，她把你交给了我，几天后，我带你来到香港。后来，经人介绍，我在一家医院做了护士。从此，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靠着我为护士的那点微薄的收入生活得很艰难。这些，我从来都不曾向你提起，为了不使你遭人歧视，我终生未嫁……”

“在香港医院工作的时候，我结识了你现在的丈夫曾水往。曾水往也是从大陆来的。他在住院期间，我曾给予他一些必要的照料。知恩图报的曾水往康复出院后，出于感激之情，在生活上时常周济我们‘母女’俩。他在大陆时曾结过婚，与妻子同在大连的一所大学任教，并生有一子——曾一飞。‘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曾水往的妻子遭到工宣队长的奸污，精神的压抑和肉体的折磨使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她便丢下未满周岁的儿子跳楼自杀了。为了更好地照顾我们‘母女’俩，曾水往曾打算娶我为妻。坦率地讲，曾水往是个难得的好人。在香港，这样的好人并不多，如果不是因为我已身患绝症，恐怕我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我不能那样……尽管如此，曾水往对我们‘母女’俩仍然深情如初……”

肖萧泪水恣意，泣不成声。

“萧萧，我早就说过，妈妈不能陪伴你一辈子，将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你一个人独自走完。我希望你在学业有成之后回大陆去，回到你亲生母亲的身边……你父亲肖振华是个非常出色的医生，如果不是那场‘文化大革命’，他在癫痫病的基因

遗传学研究及临床治疗方面肯定会取得巨大的成果。事实上，他已经设计出根治这种脑部疾患的方案。然而，他的那些成果却被某些人诬陷为‘伪科学’，他也因此被打成‘骗子’、‘江湖术士’，身心俱残。更可悲的是，他自己同样难以逃脱这种癫痫病魔的纠缠，在他的研究接近尾声时，半夜猝死，遗恨终生……

“重病中的肖振华担心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毁掉或被别人盗用，于是在病前三天将所有的研究资料都交给了已经决定出境的我。来港后，我用很长时间才把你父亲留下来的那些研究资料整理出来并制成光盘，进入这张光盘的密码放到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地方。尽管你为这些密码忍受了文刺的痛苦，但我想，这是值得的……

“萧萧，我亲爱的女儿，你父亲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朝一日能通过你的手重见天日、造福于民……”

曾水往揽往思绪万千的肖萧，轻声道：“方洁非常清楚，你父亲当年研究出来的那个根治癫痫病的方案如果卖给香港的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她不想让那东西流入他人之手，因此她一直谨慎地把它保存在身边。那是曾经属于你和你母亲的无价之宝，可她在8年前就病故了，现在你是惟一的继承人。”

墙上的壁画里有一抹残阳，桔红色的余光斜射在一棵强悍茂盛的老橡树上，树上栖息着麻雀、布谷、甲壳虫之类的未完全进化和完全进化的东西。老树的旁边有圆鼓鼓的青蛙和裹满树叶的刺猬，它们都在静听着一朵花开的声音。这就是充满生机的乌瓦罗夫卡森林，积蓄着众多生存的热量，以至于弱小的动物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家来安身。

曾水往吻了吻妻子布满泪痕的脸，“方洁病逝后，我遵照

她的吩咐把你留在了身边。我是那么深深地爱着你们母女，她走了，我只能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你的身上。事实上，我并不会真正喜欢这座城市，也不是十分钟爱我的工作，我始终在努力保持着一切了然于心的平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和一飞，我再也找不到我更爱的和更爱我的人了。我比你整整长 28 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保持着一种既像父女又如恋人的特殊关系。”

肖萧从不回避这一点，她非常清楚没有曾水往就没有自己的今天。他不仅仅是自己的丈夫，还是朋友、老师与恩人。

“……直到你去年在美国取得经济管理学的博士学位后，我才娶了你。当然，这也是你母亲所希望的。为了方洁的遗愿，也为了你，我想以你的名义在大连投资兴建一家专治脑部疾患的医院，你可以将你生父肖振华当年的研究成果作为技术投资入股合作。我前两次回内地考察的时候，同大连福音医院的董事长——你的继父罗炎谈过合作事宜，他对合作兴建这家医院很感兴趣。”

肖萧渐渐恢复了情绪，她不是那种能被悲剧和意外打倒的女孩，她轻轻地问：“这么说，我们最近该回大陆一趟了？”

曾水往一脸的慈爱，“毕竟是落叶归根，血脉相承，你是不是也想回去看一看亲生母亲和出生的那块土地？等我和一飞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后就走，但我只能陪你在内地待一个时期，因为这边的生意还需要我打理。看来，以后我得两头跑啦！”

肖萧习惯性地叹了口气，眼里又有晶莹的泪光闪动，“我……和我母亲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曾水往知道肖萧所说的母亲指的是方洁，她一时还无法将方洁和姨妈联系在一起。“不，如果没有方洁，恐怕那年……我早就活不成了，即使活下来，也只能是个植物人。”

肖萧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一飞也回去吗？”

曾水往点点头。

“可他的眼睛……”

曾水往再一次点点头，“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很不方便，可我们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香港。况且……回内地后，他还可以继续治疗。”

肖萧没再说什么，一切就这样决定了。

香港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华美的外表包裹着沸腾的鲜血，循环往复，不断地有血液流出去，又不断地有血液流进来，承载这动脉的闸门就是那如大海般深沉的启德机场。机场上的日光千古不变地照射着刺眼的笑与泪，花与酒，欢愉与悲哀，那些看似相悖的组合极易相融，仿佛陆地上的水气蒸发到空中，再不可避免地撒向世界。肖萧登机前向启德回眸，往事如昨，一切恍若隔世，也许等自己再回来，启德已不再，鹭梦已不再。她对香港来说，只是个过客，故土难离！故土何在？她恍惚地觉得，此番大陆之行，定会有许多故事发生。

一架飞往大连的中航班机迅速滑向机场跑道的另一端，然后，拔地而起。

曾水往、肖萧与曾一飞三人坐在头等舱里。

自28年前肖萧刚满两个月的时候离开大陆至今，此番省亲还是她第一次回祖国。她貌似平静地坐在舷窗旁边望着那伸手可触的白云，事实上，她此时的心境一点也不比那翻滚的白云更平静。她也搞不懂自己的这种感觉，像是兴奋，像是快慰，又夹杂着淡淡的哀愁，还有莫名的紧张。她竭力想像着生母方敏的模样……

“我的亲生母亲会是什么样？”

“她当然同方洁一样，因为她们是孪生姐妹。”曾水往将毛毯盖到妻子的腿上，“再睡一会吧，至少还要飞三个多小时，

做个好梦！”

肖萧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昏睡过去的那个瘦男人在睡梦中似乎感到某种危险已经来临，突然恐怖地睁开双眼，声音沙哑地惊叫起来。还不等那瘦男人的声音喊出来，一只枕头已经捂到了他的脸上。那瘦男人躺在床上拼命地挣扎着。他的那双黑瘦的腿在一阵剧烈的蹬踹之后终于一动不动了……

忽然，肖萧从梦中醒来，一个怪诞的声音从她的耳际掠过，一种奇怪的感觉立刻袭遍全身。她隐隐感到连续出现三天的那场噩梦同这次的行程有关。

曾水往似乎有所感觉，向肖萧问道：“你怎么了？”

“我刚才打了个盹，做了个梦……”肖萧含糊其辞。

“你太兴奋了。”

肖萧看着窗外，“也许吧。”

大连机场就要到了，飞机开始下降。肖萧的视线移向舷窗外，凝视着下边那块陌生的土地。空中小姐走过来，温柔地向肖萧关照：“小姐，飞机已经开始下降，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

一想到就要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肖萧便有些难以自持，她明知故问地问曾水往：“他们会来接我们吗？”

曾水往点头，“上飞机之前我们通过一次电话，他们肯定会来的。”

“他们能认出我们吗？”

“我同他们见过面。”

肖萧未免有些语无伦次：“不……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也许认不出我来，或者说……他们想像中的我不是这个样子，他们看到我之后也许会失望……”

曾水往微笑道：“不，你的样子肯定比他们想像得好，如

果你不像现在这么紧张的话。”

坐在一边的曾一飞插言说：“爸爸说的没错，你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

处于兴奋与不安中的肖萧感激地看了曾水往父子一眼。

初秋的大连是成熟的女人，美丽又不失稳重。北方的广袤和沿海的潮湿一起迎接了不远万里归来的女儿，当然，她要想真正走入这一切还需要相当的过程和距离。飞机到达大连的时候，天上正飘着蚕丝般的细雨，打在脸上很舒服，原来北方也有这样深情的雨滴。肖萧刚刚走出机场出站口，一眼就认出站人群中的人方敏。那一刻，肖萧眩晕得几乎失重，以为又一次见到了“妈妈”，身高、体态、气质，一样的端庄，一样的文雅，她几乎就是“妈妈”。接下来的很长时间，肖萧一直没能从“妈妈”的幻影里走出来。

曾水往也看到了方敏和罗炎，“肖萧，他们在那儿。”

肖萧下意识放慢脚步向母亲走去。衣着得体的方敏比肖萧想像的要年轻许多。人群中的方敏也认出了从未见过面的肖萧，因为只有自己的女儿才会这般超凡脱俗，见到女儿，方敏的眼睛湿了。

肖萧的心一热，泪水涌了出来。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空气中有暗香浮动……肖萧向母亲走去，母亲向女儿迎来，两人终于抱到了一起。

“孩子，我的孩子……你终于回来了。”

“妈妈……”肖萧泪如泉涌。

站在一旁的曾水往和曾一飞也被这母女相见的场面感动，但他们更多的是想起了过去，他们熟悉的方洁。

为冲淡过于激动的情绪，罗炎将手中的鲜花送给肖萧，“肖萧，欢迎你回来！你还好吧？但我们接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妈妈每天看你笑的，不是让你哭，怎么样？我们应该微笑着走出